

筆記小說大觀

集

虞初續志

清鄭醒愚著

第二冊

進步書局校印

天
地
人
三
才
圖
說

卷之
一
論
天
地
人
三
才
之
理
及
其
所
關
之
事
物
之
理
及
其
所
關
之
事
物
之
理

虞初續志卷四

沈雲英傳

清 王纒鄭澍若醒愚編

毛奇齡

少時赴洛思山作文會。名洛思社。有言此地長巷。沈氏有女。節烈而知書。能通春秋。胡氏傳。同社沈兆陽。其高足也。予急持兆陽詢之。曰。誠然。但其人吾姑行。授書於家。術非同姓兒。不以授。吾老於孤經。每苦傳題多沿誤。藉其正之。予聞之悚然。請隨兆陽。即往謁。不可。請通名。不可。乃詢其節烈事。同會聞之。皆歎息去。既而遇其從弟舉人婁瞻於杭。見其當時所授游擊將軍敕。字半殘缺。而其文甚纖細。是倪文正公在館後。草詞習氣。予欲傳寫之。而以事遽別。其後予出遊。則其人已死。初為誄詞。弔之。既而其從弟索予為墓銘。其中即以所見敕彷彿記入。因題曰。故明特授游擊將軍兼道州守備烈女沈氏雲英墓誌銘。載於予集中。有年矣。暨予入史館。以啟禎年間事。無暇論及。且是時以莊烈皇帝一朝實錄未備。乃輯十七年間邸報及他所遺記。捱年纂輯。名曰長編。此時竟未從一問及也。今歸田後。索故鄉遺事。了不可得。及觀志。則於選舉志中。其尊人名下。註云。雲英別有傳。而傳又無有。曾記己酉歲。予在淮。

西金使君署。未中俞右吉作座客。出其所著三述補。索予為叙。三述者。奇事盛事異典也。弇州創三述。自洪永至嘉隆止。而右吉補之。乃取雲英事入異典中。以為女子授將軍。此在明朝未有之典。則知事出非常。凡屬有心人。皆能搜剔遺軼。不使失墜。今幸與之同產斯土。又生當其時。身親目擊。乃不一為之表章。豈非憾事。况喪亂之際。事易湮沒。即傳聞甚確。尚有訛傳失真之處。有如此明白証佐。而及今不記。後將渺茫矣。因擬為數行。附錄於後。見者亦有以知其大概云爾。

沈雲英者。長巷里沈氏女也。父至緒。甲崇禎四年武科進士。雲英生時。隨父出入京騎。馬能馬射。九歲見論語有省。請受學。期年。遍誦四子書及孝經女誡。唐詩宋詞。略涉目。即記憶不忘。於是向塾師請受一經。兼請受其難者。乃受春秋胡氏傳。明令甲春秋取士。以胡氏傳為題。雜而無理。曰傳題。傳題雖強記。朝夕研辨。十鮮不失五。以故學者多難之。雲英一指授。無不通曉。雖老師宿儒無過者。崇禎十六年。隨父任道州守備。流賊寇道州。父出戰。已敗。賊於麻灘驛。斬其渠陳前。賊懼。將徙去。會大雨。左體被創。鞞韉壅流血。足僵墜。鎗為援賊所殺。掠其屍去。雲英年二十。自帥十騎。束髮被革。直趨賊砦。乘賊未集。伍連殺三十餘級。負父屍而還。賊大駭。將復之。值惠桂吉

三王竄永州。賊將追三王。而以此叵測。未易倂。頓舍之去。時湖撫王君聚奎睹其事。奏請降敕贈至緒昭武將軍祠之麻灘驛。蔭一子入監。以雲英為游擊將軍。使仍領父衆。會其夫賈萬策為故閩部督師標大剿營都司。守荊州南門。流賊陷荊州。萬策被殺。雲英號呼曰。吾命絕矣。因哭辭詔命。扶父柩回籍。清師渡西陵。雲英赴水死。母王氏力救之免。貧無食。開塾於家祠之左。訓其族中兒。族中諸生有習胡氏傳者。悉師之。順治十七年。白洋觀潮歸。歎曰。吾不能久居此矣。散遣塾中兒沐浴卧而卒。嘉興俞汝言作有明三述補。以雲英烈女而授將軍。異典也。載其事三述補中。退士曰。文能通經。武能殺賊。得之女子。已屬奇事。若其奪父還尸。孝也。夫死辭爵。節也。國亡赴水。忠且烈也。忠孝節烈萃于一女子之身。此亘古所未有。豈特授將軍職而始為異典哉。其父其夫皆殉國難尤奇。

彭夫人家傳

魏禧

夫人姓王氏。鄧州九重堰人。曾祖以吏為塾江主簿。父懋恕貢士。為密雲令。夫人年十三歸彭公。而述公幼孤。大父及大母母皆在。夫人孝養之。得其歡。公故負氣概。有兇隸欲殺之。夫人持短刀牀間。夜則令公卧內壁。曰。來我死之。君得跳去。公酖酒。每

醉歸則侍立以待其醒。徐稱姑平日訓戒語。飲為之少。丙子。流賊起。夫人奉姑奔鄉中。所居樓為賊陷。長女罵賊死。夫人奉姑得免。時新穀未登。夫人往田間。摘稻先熟者。舂溢米以啖姑。自拾耜而食。丁丑。鄧州城陷。夫人又奉姑挈子。以免。庚辰。公成進士。葬父。賓客會葬者。驛絡數千人。夫人支吾中饋。嘔血。髮盡脫。辛巳。公令陽曲。鄧城再陷。而夫人先數日已奉姑他去。公才夫人為官。輒以政事告夫人。夫人進以寬和。功令督修練儲備。四時甚急。夫人曰。我婦人不知外事。但勿務以官速化殫民力耳。姑病革。屬夫人曰。必葬我汝舅之隴。汝夫酒人。恐忘事。其後夫人卒從平陽。扶姑櫬返里舍葬焉。方公與夫人護喪歸。李自成已破潼關。鄉路絕。故瘞母平陽。而僞家蕪湖池州山中。山多虎。又土寇不時至。夫人夜率僕婢。持挺刀篝火坐。公鼾睡聲如雷。夫人曉大義。能知人。甲申四月。夫人與公在武昌。聞國變。夫人不食者累日。謂公曰。恨我婦人不能救國家之難。因自投江中。救之不死。後五年。公撫貴陽。多亂。屯聚出入者不下數十萬。夫人每脫簪珥佐公享士。標下張將軍使酒難近。軍中皆惡之。夫人謂公曰。君善視之。我觀其人樸直。他日可與同患難者。必此人也。及靖州之敗。卒得其死力。以免外姻。王將軍者。素豪邁。偶以書來。夫人令諸子讀之。至半曰。雄心

盡矣。將軍其不免乎。未數月死。有故將軍亡命公所。公與為兄弟交。夫人心敬其為人。而戒諸子勿從之游。曰。此人跡甚奇。然不可處。亂世第三子始奮。好非常。客獨厚善之。公歿後。將軍不用奮言。為人所凌踐。奮愠不肯護。夫人怒曰。客所以在此。由汝父也。汝父歿而人欺其客。汝輩何以為人。卒令奮護之。如公在時。諸子有布衣交官其鄉。諸子皆望之。夫人曰。吾聞其人非古處者。其或以貧賤交為嫌乎。已而果然。公之卒也。在雲南板橋。歸喪萬里。水陸數易涂。皆夫人主之。諸子受成命行事而已。微夫人喪。幾不得歸。初公負大志。以封侯自許。故進仕不少止。在雲南時。夫人嘗勸之歸曰。仕宦豈有盡哉。獨不記二十五歲夢中耶。蓋公庚午歲病甚。不知人。寤而曰。吾至雲南。一見其山川城郭人民風俗。言之歷歷。及之官。所見皆與夢同。而公竟以是死。夫人好種樹。家居鄧西鄙。茱萸河。暇則督家童種榆柳。森然成行列。翁姑墓松柏皆夫人手植。又種二株白楊於烈女墳。常撫樹流涕。公有友德于公。死而無後。夫人命子孫歲時祭其墓。為種白楊樹數株墓上。曰。以志吾不忘。

魏禧曰。余讀左氏傳。楚夫人鄧曼多識略。雖賢豪士何以加。夫人固鄧產。其智量何其相似也。甲申間變。不食。投江幾死。又過人遠矣。

陳椒峰曰。逐段散叙。若不相屬。如秋山數點。出于雲際。而字字生致。無一語粘滯處。逼真史遷矣。

戴南枝傳

潘耒

戴山人。字南枝。不詳其世系出處。語操越音。數稱說劉念臺先生。及酉戌間事。蓋越之遺民云。來游吳門。年七十餘矣。蒼顏古貌。幅巾方袍。談論娓娓。喜吟咏。能作徑寸八分書。吳人傳客之。先師徐侯齋。性行高峻。平居闔戶不見一人。特與山人相得。稱老友。先師暮年喪子。欲自營葬地。以告山人。山人曰。堪輿家言。人人殊。且君無力延致。吾粗明此術。當為君求之。先師言先文靖公葬陽山。吾不欲離其側。子勿求諸他所。山人乃芒鞋箬笠。循陽山左右求之。久乃得一地。屬諸大姓。購之不得。而先師沒。僅一嫠婦。一孤孫。饘粥不繼。謀葬先師於祖塋。而族人不可。山人曰。吾業已為侯齋任此事。不得地。一日。不了。於是棄絕百事。買小舟。遍歷諸山村。舟所不至。徒步跋涉。高山荒谷。無不窮探。風餐水宿。無間寒暑。山人素不為人相地。人亦無以是煩山人者。獨為先師營度。費皆自辦之。經年乃得地於鄧尉之西。真如塢。以告耒曰。地甚佳。又在梅花深處。與高士相宜。地價須三十餘金。無所出。耒先以十金成券。餘將徐

圖之會未有黃廬之游。山人募於人。無應者。乃矢願賣字以買地。初求山人八分書者。非其人多。不應得者。必厚酬。至是榜於門。書一幅。止受銀一錢。人樂購之。貲稍稍集。又相旁地當買者。並買之。凡四十餘金。而地畢入。未遠游歸。驚喜過望。蓋吳下營葬。惟卜地最難。地師既鮮良者。薄有名。即高自標置。喪家具舟輿。備飲饌。同相視。三四年。或不能得一善地。先師既慙遺孤孫。族黨無相關者。未又遠隔百餘里。於何求地。則葬費雖重。猶易舉。未於是力任之。義故間有助者。又費七十餘金。而先師竟葬矣。既葬。山人復為之培土栽樹。伐石立表。又費三十餘金。意猶未已。山人酷貧。寓無隔宿炊。冬月常衣絀。其求地也。目之所營。神之所馳。無往不在。是黧面繭足。徬徨山谷中。不知疲倦。其賣字也。銖積寸累。悉歸之地。不妄費一錢。一蒼頭不能忍飢。輒辭去。寄食僧舍中。語及徐先生。必流涕。人多笑其迂。譏其愚。終不為悔。至誠感人事。竟以集。嗚呼。先師簪纓世家。親族故舊甚衆。身後鮮過而問焉者。山人非有葭莩之親。簞登之雅。徒以片言心許。不惜傾身命以踐之。無所為而為。豈非天下之高義哉。充是類也。豫讓之吞炭。嬰杵之藏孤。桃哀之併衣。保安之積絹。何所不可為。山人不言其生平。然大略可知矣。山人作釣臺詩至數百首。有家不歸。年八十。避賀壽者之釣。

臺。旬月乃返焉。

贊曰。越多奇士。若唐玉潛林霽山輩。義甚高。山人其流亞與。侯齋先生苦節五十年。所遭逢多奇阨。晚得山人力。遂以克葬。蓋有天焉。然吳中第一義舉。為越人將去。念之令人慚。士有一節而足以垂名千古者。余傳山人不及他事。然以不朽有餘矣。

看三生石記

毛先舒

宿白雲菴。次日。夙起欲恣游。聞雨聲淙淙。粥後稍止。天陰霾猶不開。已望軒窗外山。上人行不持蓋。虎男喜。語余果霽矣。已忽聞雨更驟。皆驚。徐視之。則風至。樹密墜葉中。雨耳。時子九翁倦不果行。余偕虎男出菴曰。今日決當踐三年約。訊山僧多不曉者。凡五六問。而得徑石在下天竺寺右。狹路逶迤。入凡一里餘。見山玲瓏窄窄。曰是矣。然無徵。不知果何塊屬。三生古石也。益折而西。有亭可憩。與虎男物色久。皆彷彿耳。更西出。山勢益龍嵒。石形益奇。取竇頰入。見三石擘開。如筆架斷。方冀得之。乃有醉吳客數輩亦來看石。互相說。三石分一生二生三生。既去。余竊思東坡記圓澤託生事。歷三世。且因歌名石。不當是三虎男曰。然當必有驗。因搜泥剝蘚。捫石膚求之。忽得數字。題云。正德庚辰人日。方豪江暉陳宜自靈山來。江暉者號亶爰。吾鄉先達。

正德中官太史者也。因念三君至此題石紀勝。茲地古來游者殆寡。屈指今已一百四十六年云。然終不得石。更搜良久。始得石之陰。鐫字曰三生石。刀畫若新。不如江題淺漫。始爽然以為不負尋幽之興。皆拊掌笑。石高三丈許。徑七八丈。崔嵬峭削。黝蒼銅苔。洞罅通穿。雲氣蒸出如細霧。中小凹處可容五六人坐。陟石尋徑。上過山脊。即靈隱寺也。圓澤昔與李公約在天竺寺外。不知騎牛扣角兒。何緣至此。虎男復謂余。今得石。信向吳客。以比江郎三片者。真妄語耳。余曰。是不足訝。袁籜菴才繡如江。律細如髮。而西樓傳奇。且誤用三生石事。皆隸諸情豔。何況若輩吳兒耶。已天微雨。遂辭石去。還菴已燈火矣。酒散陳設。子九翁獨坐不飲。遲吾二人至。則大呼酒來。彼此纓述遊狀。翁聞太史昔題曰。吾家亶爰公。興復不淺。乃爾。而吾今茲不復拜此石也。吾滋媿。吾滋媿。因相與劇飲。徹曉乃寢。

張林宗先生傳

周亮工

先生諱民表。字法幢。一字林宗。一字塞菴。大梁之中牟人。世居晶澤里。宮保孟男之子也。先生生不茹葷血。四五齡便知結跏稱佛號。至二十餘。窮極梵典。每有詮解。不落下來。宮保公為娶和夫人。經十載。猶未同衽席。宮保公慮其廢舉子業。且乏嗣也。

累正色責之。已乃稍稍為制藝。入內舍云。性嗜古文詞。落筆即抗古人。家藏書數萬卷。皆手自點定。喜飲。及草書。飲少許。即頽然。揮灑如雲煙。醒視之。自謂有神助。生平著述甚富。彙帙近百卷。秘不以示人。友人請以行世。先生笑謝之。大抵先生古文詞宗韓昌黎。詩法魏晉。及杜少陵。餘子不道也。宮保公家固貧。先生又好施與。家遂中落。先人廬舍在夷門內。五十年未嘗一葺治。然殊不屑屑意中。惟愛賓客。與人接。竟日無惰容。張睡心先生嘗言座上客常滿。尊中酒不空。孔北海但有其願。先生實有其事。蓋非虛語云。先是宮保公卒於白下。先生奉柩還里。過宋城。柩將入。郡侯難之。先生抗聲上書。義意悲盡。郡侯愧謝。一時士夫傳誦焉。先生以辛卯舉於鄉。十上公車不達。年七十。志不少衰。郡邑大夫有以地方利病詢者。人諷先生以葛巾野服見先生曰。吾既以孝廉舉也。葛巾野服。非孝廉服也。吾不能學。衆之矯。時方舉天下賢良方正。同里張東齋諸公欲以先生聞。先生曰。吾既以孝廉舉也。逆行倒施。吾不能學。衆之偽。郡邑亦徵請。恐後。先生皆峻辭拒之。晚年書法益進。詩益工。與尉氏阮太冲。汝南秦京相友善。自稱旗然漁隱。又號蕊淵道人。四方之至大梁者。自王公貴人。以至走卒販夫。無不以得見先生顏色為幸。先生以應酬頗煩。時避客中牟。中年郭

外有水。泓然蒲津。二十四之一也。先生剡小舟。蕩漾其中。有訪者。即拉與俱。無日無客。無客不醉。先生集中。有南陂諸詩。即其地也。嘗頂高冠。飄二帶。帶上繡髯蘇半升。僅漉淵明酒三寸。纔容子夏冠之。句。乘敗車。無頂帽。一老特牽之。朗吟車中。老幼環視。如溫公在雒上時。春日每造郭外老杏下。飲輒大醉。門人子弟。扶掖而歸。頽然自放。世無由測其淺深。好汲引後進。孜孜若不逮。以故四方從遊之士。如金谿文大士輩。無慮數十百人。中多賢者。時予初見先生。先生謬語人曰。此德器也。吾家子弟行。當付託之。遂使三子問業於予。凡八載。至卯辰。予幸博一第。始辭其家塾。別先生去。壬午。寇圍大梁。先生勸當事密檄左寧南趨大梁。背北城而陣。通黃河一線。為之餉道。當事者不行。豫鎮陳永福怯。欲入城。先生以死爭之。謂歲凶。粟不支。入則飽獨兵矣。勢且兵與民俱盡。當事者不聽。卒至搜餉以養兵。而民之死者。遂不咎寇。寇暫卻。人有諷先生以去者。先生曰。死則死耳。奈何以身為衆倡。時撫軍高公慮城且陷。素重先生。日命人眎先生城上。以占一城安危。先生耄矣。猶日率門人子弟。拮据矢石間。不少怠。以故圍城五閱月。士民食盡。卒無叛志。水灌城。先生急取所著詩文若干卷。自負之。至其內弟和玉家。結木筏登之。長子允集。次子允集。三子允雋。及門人

文大士輩咸與俱。長公子附漂木登西城。欲從撫軍請救其父。而撫軍已去。徘徊號慟。賊疑其異。欲持去。公子曰。吾張某子也。安肯從爾。遂罵賊死。先生望援久不至。水益大。號泣求登筏者益多。先生皆移筏救之。筏重且沉。乃移筏就和氏屋。屋上人垂綆相接。先生援之上。引者援者皆久乏食。腕無力。數上下者。久之而水益至。遂沒項背。已且濡首矣。次子與文大士溺於先生之側。撫軍命舟來迎。戒長年曰。不得張孝廉勿返。舟至。先生亡已三日矣。僅載先生父子兩骸出。撫軍哭之慟。並葬之柳園松棺淺土。僅免暴露。而先生自負之集。盡付波臣。廣陵散從此絕矣。三子允嵩時年十一。依浮木。與老僕婦栖人屋上。垂兩日夜。老僕婦餒甚。欲謀啖公子。公子覺。急附浮木順流下。遇直指雷臣王公濟人舟至。號曰。我張某子也。舟中人素德先生。救之得免。先生為德於鄉數十年。無長幼弗沾其澤者。此其報乎。公子流離河北。子弟靖公覓之。三月始得。予時令灘。遂如灘。為述先生永訣言。吾生平為文。迄今五十年。無一表見。今國破家亡。吾死。兒脫見周子。道吾所以。予聞而泣失聲。今藐諸孤。撫於予家。予官南臺。遍徵先生詩文之散逸者。彙而梓之。庶幾先生血胤不絕。而先生之文采風流亦借以存其萬一。天下賢士大夫。儻亦有進而憐之者乎。知必有不朽先生者。

在。予生也晚。不能盡識先生行事。特述其梗概如此。以俟先生之知交採擇焉。又錢虞山曰。林宗與祥符王損仲尉氏阮太冲。汝南秦京相友善。予之交於林宗。以損仲也。宗尉西亭多藏書。予屬林宗購其書目。天啟中。予以閹禍里居。客從大梁來。林宗繕寫間闕。寓予酒間。片語。皎如信誓。林宗之生平。為可知矣。

鄭醒愚曰。先生之才之品。俱足傳。得標園先生文。更傳不朽。

孝烈張公傳

王猷定

公諱清雅。字玉楚。世居潛山縣北鄉。父純。吾公生三子。長即公。次清憲。次窠清。皆業儒。公貧而力學。累試輒不售。立塾授生徒。嘗截竹為筒。每食必念父。乾饌脯醢。藏諸筒。袖歸以進。年三十一。清窠死。公晝夜哭。憤以頭觸柱。遂眇左目。人咸敬之。其家在城北白玉澗之濱。距城八里。崇禎十年。獻賊焚殺北鄉。舉家遷頭塞。長子超載同清憲居城。授經。公力勸父避塞上。父不可。時年八十矣。公乃偕幼子超藝侍朝夕。外報賊勢急。父病將革。命公攜超藝去。公痛哭掖父起。父瞑目曰。吾恨不能殺賊同畢此命。言未訖。氣絕。猶視公。公抱父痛。幾隕復甦。超藝同僕雲滿。從害中昇棺。具衣冠以殮。賊將至。滿趣公去。公擗踊叱曰。吾身親身也。因未寒而舍之。去將安歸。汝從超藝

伺澗中。倘焚廬。吾以身殉。滿曰。滿年七十餘。敢惜死。願守棺者。茶待賊。公從之。於是蹲伏梁隅。超藝匿廁舍。賊擁入。大索不得。欲開棺。滿奉茶叩頭乞免。賊童笑。將加刃。一賊曰。徐之。老僕尚知禮。一賊抽刀逼其喉。曰。出汝主貨。汝一賊裂帛拭膏。繫竿首。將舉火。滿仰屋睨公。公從梁間墮。賊大驚。斬棺。公撫棺哭。以兩手覆棺。手斷。血濺賊手。羣賊笑。賊怒。砍公仆地。超藝聞殺公。從廁旁躍出。泣求代。將伏公背。賊舉刀碎其首。父子死焉。超藝死年十六。英爽不羣。賊悔而憐之。相與移棺中堂。以草覆公父子屍而去。有頃。後堂火發。滿登屋以帚漬水撲之。火滅。越三日。賊盡去。滿泣告鄰人。乞兩棺殮其主屍。長號不食死。

鄭醒愚曰。張洵孝烈。其僕亦非常人也。如此主僕俱遭橫死。固曰刦運。然天實為之。謂之何哉。

廣德州守趙使君傳

陸次雲

趙使君諱景和。字萬育。錢塘人。天啟丁卯。孝廉也。夙與相國史文忠公可法相友善。居嘗抵掌時事。相對唏噓。每至泣下。文忠曰。方今滄溟正沸。清晏難期。設遇時危。常山睢陽。吾輩事也。使君曰。倘遇疾風。敢不為勁草乎。初使君教諭于禾。作人為盛。後

授廬州州守張獻忠方踞蜀不得進。俄而李自成犯關。鼎湖問至。使君北向慟哭曰。君死社稷。吾將安歸。欲自剄。偕行者奪止之。還赴留都。時馬士英柄國。引阮大鍼為大司馬。日與眾正為仇。史相國督師江北。尤為所忌。有薦使君才可大用者。馬知其為史友。勿善也。久之調為廣德州守。時淮陽圍急。寧南侯清君側之賊。大理姚思孝等請救淮南。士英厲聲曰。君臣寧死於敵。勿死於左。此皆良玉死黨。為游說。不可聽也。於是調黃劉諸鎮衛石頭。而北守易疎。文忠血書告急。棄勿顧。使君閱邸報。大憤曰。惜吾友一腔熱血。空付之馬革矣。揚城破。史相國立城上。拔劍自刎。死時宏光已出奔矣。士英惶急。懼寧南兵扼安慶。將走浙。挾母偽稱太后。道由廣德。其兵沿途殺掠。無復紀律。皆衣婦人衣。紅紫綺繡。重襲一身。疊釧在臂。簪鈿盈首。而猶涎州治。傳檄諭守。出庫金以犒軍。備法駕以迎太后。使君裂檄奮怒。因下令曰。有不奉詔而南軼者。毋許入。士英於城下請守見。誘以甘言。使君叱之曰。爾為元臣。不思報主。釀成覆敗。國家何負汝。而若是耶。汝云保駕。駕今安在。不保主上而保太后。人傳若母誰不知耶。爾速去。吾箭鋒恥飲爾賊臣血。士英命子都督錫腹背夾攻。民心甚固。州城旋毀。旋築。後力不支。為其乘闖而入。使君還坐廳事。士英至。不起迎。士英曰。爾小吏